

汪精衛情史(三)

杜若平

方君瑛生死戀

君瑛化身施旦接木

民國十六年四月，汪精衛由法國回到上海，不理會蔣中正總司令對他的勸告竟與中共首腦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曲解孫中山「聯俄容共」為「聯共」，前往武漢，主持受國際共產控制擺佈的左派政府。後來，南京政府「清共」了。八月他又聯合唐生智搞「驅共倒蔣」。龍潭戰役之後，他迫於大勢，又改「倒蔣」為「聯蔣」，於十六年十二月向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提案，敦請蔣中正總司令復職。但，不久廣州發生共黨大暴動，因為間接釀此大禍的張發奎、黃琪翔，曾通電擁汪回廣州，自成局面，事變後，汪又飾詞袒護張、黃；所以激起全國公憤，汪在衆怒難犯的情況下，只好於十二月十七日再度出國。

北伐成功後，因為準備裁減軍隊的「編遣會議」問題，部份重要將領與中央發生裂痕，汪精衛又以「護黨救國」為號召，密派黨羽，與反對編遣的將領聯合「倒蔣」，並於民國十九年七月回國赴北平，與閻錫山、馮玉祥等搞「擴大會議」，九月組成新的「國民政府」，但不到兩月，

此一鬧劇，就因為軍事失敗而垮臺。

民國廿年，因為胡漢民辭去立法院長，謠言說他是被中央軟禁。於是廣東的陳濟棠，在古應芬的游說之下，以此事件為藉口，在廣州發難，杯葛中央，汪精衛又乘機回到廣州，鼓動過去反中央的南方人士，結合粵、桂、胡、汪各系，再搞「反蔣」。

等到蔣主席中正辭職下野返鄉，政府改組，才發覺失去重心後的軍事、經濟問題很多。中央政治會議不得不決議敦請蔣主席返京共商大計。汪又去杭州「迎蔣」。

由於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侵略事件，因此，蔣中正不得不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而汪也如願以償的出任行政院長。

自此，他才結束了幾年來層出不窮，翻雲覆雨的搞政潮的作為，有一段比較安定的時期。於是，曾仲鳴成爲他最心腹的機要人員，曾醒也被稱爲「曾三姑」，與汪家成爲一體。

陳璧君因為幾年來又和他共患難，並且常常參與他的政治活動，既然是行政院長夫人，又是當年被孫中山贊許的老同志，所以本來驕縱的個

性，又多了傲岸的成份，逐漸干預汪精衛的政事。憑她特別強烈的主觀、心粗口快的風度以及絕不肯容納別人意見的胸懷，往往當衆給人難堪，甚至有人想見汪精衛，先得通過她這一關。如有人與汪精衛談話時間較長，她會不顧一切的當面對客人下逐客令：「汪先生事忙，身體不大好，你請便吧！」並且聲色俱厲。因此一般人對汪精衛雖尊敬，對陳璧君則無不討厭。汪精衛懼於她的雌威，每因怕麻煩而順從她的意志，久而久之，習慣成了自然。

有一次，開全國運動會，廣東的游泳選手楊秀瓊，被報界稱譽爲美人魚。汪精衛因為正在苦悶中，却巧陳璧君正携帶子女赴廬山遊玩。於是派他的連襟褚民誼（當時爲行政院秘書長）請楊秀瓊來官邸，設宴相見，原想一睹美人風姿，閒散身心。沒想到接來以後，除了體態健美外，儀表、神韻，都談不上美。更使他想起方君瑛。於是，略作應酬後，又命褚民誼送了回去。可是，褚民誼却以堂堂特任官之尊，親替楊秀瓊駕馬車，招搖過市，受了天下大謗！

汪精衛因為想念方君瑛，所以常找曾醒聊天

一天，發現她有一個明艷照人的客人，長得和方君英極為相像。經過介紹，才知道是曾仲鳴的部下，一個姓凌的太太，名叫施且，傾談之下，她不但生得美貌，而且留過學，中國文學也很有根底。會醒因為她很像方君英，所以才常常相聚，約她來家吃飯。會醒見汪精衛很久沒有如此喜笑顏開的興緻；知道是爲了施且像方君英，想起方君英和他的一段情，很同情他。爲了讓他舒散一下心情，特地留汪精衛和施且一同吃飯，汪精衛當然樂於參加了。

飯後，汪精衛殷勤的送施且，約她於星期天上午到他家午餐。

屆時，施且打扮得淡雅宜人的赴約，更顯得清秀脫俗，在汪精衛的書房裡，投汪精衛所好的和汪談起做詩，要求拜汪爲師，學習做詩，這好像是當年方君英和汪精衛初見情節的翻版。汪精衛非常欣慰，一方面答應收徒，同時更逐漸向她表達愛意。施且是個「過來人」，性情也比較開朗，不像方君英當年有處女的嬌羞含蓄，當她見到汪精衛以後，就被他中年美男子的儀態風雅所吸引，加上羨慕汪精衛的高官名望，早已芳心暗許了，但也知道和汪結合是不可能的，同時，更不知汪精衛對她的真情如何，所以拜師學做詩，只是一種試探。後來汪精衛已對她示愛，她也毫不隱諱的說出她的心願：

「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況且陳璧君傲岸妬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環境不容許我們相愛結合。我們的情，只能限於精神，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罷了。」

汪精衛點頭感嘆說：「恨不相逢未嫁時，你能够給我精神上的愛，我也滿足了。」

施且感嘆說：「問題不在我，方君英不是未嫁嗎？又能如何？」

汪精衛聽她提起方君英，觸到傷心處，不禁悽然含淚的慢慢的申訴：

「唉！法律和道德都不容許我們相愛，但我們相愛了，又該怎辦？」

她坐得靠汪精衛近一些，安慰他不要傷心說：「皇天不負苦心人。我能蒙你相愛，死而無憾，法律道德只能限制你，却限制不了我！」

二人正在情話綿綿，忽然有人電話約汪精衛出去。她只好告辭轉往會醒那裏。

汪精衛辦事回來，追到會醒處，正好會仲鳴、方君英也在，大家一起午餐。他因有施且在座；特別顯得杯酒豪情。談起施且的像貌舉止，會仲鳴、方君英也說很像方君英，並且對她非常親熱，甚至誠懇的向她表示，希望她有空常來玩，把大家的生活改變得有趣味一些。

汪精衛回到書房，醞釀然心懷舒暢的口吟龔定庵的詩句云：「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自此以後，施且常常來汪精衛的官邸陪伴他。一直到陳璧君歸來才疏遠。

陳璧君旅行歸來後，發現有個美女施且接近汪精衛，而且很像方君英，於是與汪精衛寸步不離，無形中增加汪精衛精神上的苦悶。汪爲了要保持風度，又不好發作。但是，如果陳璧君敢有犯他之處，他也會大發雷霆。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一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被人刺受傷，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出國醫治，因爲有顆彈頭取不出，醫生說他只有十年生命，次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汪精衛又匆匆趕回國門。

因爲刺殺汪精衛的凶手孫鳳鳴是用晨光通訊社的記者的名義，而晨光通訊社的社長是賀坡光。賀坡光本來是汪精衛的「改組派」幹部。汪精衛以爲賀坡光是懷恨他當年在就任行政院長時解散「改組派」的原故，才下此毒手的。而當年解散「改組派」，正是陳璧君出的主意。因此，他對她很不滿意，常常對她抱怨，陳璧君因他受傷受挫，心情很壞；也不敢多與爭論，有時尚藉故出遊，緩衝一下夫妻之間不調和的氣氛。汪精衛爲了多和施且接近，特別提高了施且的丈夫凌某的地位，當爲親信人員；施且也常出入汪精衛的官邸。對他曲意奉承，甚至與工人輪值，服侍他的病體。逐漸的，施且在汪宅成爲重要的人。陳璧君在家，她落落大方的來往，儘量承順陳璧君顏色，陳璧君因爲她有先生，而且是汪精衛的親信，也就以爲她是已結自己，千求寵信而已。一時尚想不到她和汪精衛之間，已有相愛的成份。同時，也不便因此再和汪精衛鬧意見，引起汪的不快。所以對她尚好，一切相安無事，甚至陳璧君不在時，還托她多照顧汪精衛的生活。

紅顏知己呵護備至

抗戰開始，國軍奮戰不屈。南京淪陷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經出面調停和平，但以日本

的條件太苛，而且堅持談判時不停戰，所以重慶國民政府沒有接受。日本政府乃於民國廿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不以蔣中正主持的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而希望引誘中國因和戰問題，演變成分裂狀態，希望有人出面自動推翻蔣中正的領導地位，出而代表政府與日本談判。民國廿七年三月起，汪精衛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以及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但他對長期抗戰並無信心，與一般失敗主義者周佛海、高宗武等來往甚密，甚至暗中利用高宗武、梅思平之流，與日本勾結，搞「和平」運動。

二十七年十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汪精衛以為抗戰必敗無疑，力主與日本謀和，但他的意見，未被蔣委員長接受，十一月十五日，代表汪精衛和日本勾結的梅思平、高宗武，在日本東京，與代表日本的今井武夫、影佐禎作，簽訂一項「中日邦交新案」；作為汪精衛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停戰的準據。

不久，梅思平到重慶，見到汪精衛，向他報告與日本簽密約的經過；並且說明日本希望汪精衛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於是，汪精衛在其寓所，召集黨羽會商多次，不能決定，但由於陳璧君的堅持快走，汪精衛才下定決心離開陪都重慶。

汪精衛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一日抵達越南河內。次日，日本政府即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東亞新秩序」，好讓汪精衛用為根據，對國內發動「和平運動」。汪乃於十二月廿八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

汪精衛的艷電發表後，引起國人的失望和斥責。中央為了穩固民心士氣，於民國廿八年元旦召開中常會，決議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國民政府也下令通緝，但仍希望他懸崖勒馬，勿受敵人愚弄，鑄成大錯。曾經兩度派人赴河內多所規勸，並且送去汪精衛等出國護照與一筆巨大的旅費。

可是，他雖說接受了中央給他的護照和旅費，但暗中却加緊與雲南的龍雲勾結，催促龍雲宣佈響應他的「和平運動」，同意他回到昆明，將艷電主張，付諸行動。此一密謀，被戴笠的情報人員查到確證，為了確保國家安全，伸正國法，派人赴河內刺殺汪精衛，不想誤中曾仲鳴。

汪精衛的好衝動個性、陳璧君的竭力慫恿；加上日敵的誘惑，汪等終於於二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在日本特務人員的設計與掩護之下，潛赴上海。接着搞起「還都組府」鬧劇。汪精衛組織偽政權，並未能如他想像中的「可招致軍隊與黨員來歸，促進全面和平」。汪政權的本身，也未能真的統一了所有的偽組織，達到與重慶政府分庭抗禮的地步；而權力所及，只有蘇、浙、皖、鄂、粵的一部份。他看到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態度，蠻橫殘暴的行爲，以及向他提出「中日基本條約」的苛刻，使他於簽約那天，在衆目睽睽之下，淒然落淚。種種情形，使他覺得從前的判斷，完全錯誤。因此心情特別沉重，脾氣也變得很暴躁；完全失去他平時溫文圓融的丰度。

在此處境，當然需要柔情的慰藉。但陳璧君却不能從這方面給他滿足，而且有時不在汪精衛

的身邊。於是他常常想起因抗戰而瀕別已久的施旦，並且派人打聽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經在香港和她丈夫凌某離婚了。

在一次陳璧君剛出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現在南京汪精衛的官邸，豐容盛鬋，比以前更加艷麗了。

汪精衛大喜過望的熱忱招待施旦，談到她的近況，她證實了已和凌某離婚之說，並且說明這一年來，是在九龍一家菴堂裏，和她的堂姑母一齊帶髮修行，不和任何人來往。

汪精衛奇怪的問她爲何如此做？她說是爲了擺脫法律與道德的限制，自由的去愛。

汪精衛相當感動，激動的向施旦表示：「已經錯過了方君瑛，不能再錯過你了。」

施旦很灑脫的表示：「以你的名譽地位，不能離婚再婚。何況，我這次來找你，也不是爲了想和你結婚！」

既然她已表明只想跟在汪精衛的身邊，做一個情人；於是汪精衛就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個女秘書。

當晚，二人在書房小酌，情話綿綿……，不覺東方既白。

陳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以爲施旦既然和丈夫離婚，又到官邸和汪精衛有親密的舉動，當然很生氣，很驚恐，於是匆匆趕回南京。由於過去方君瑛事件的教訓，不備用大吵大鬧的姿態，而想以比較理性的質難方式，干預此事。

當陳璧君向汪精衛提起此事時，汪却堅決而嚴厲的向她表示：「施旦是個人的秘書，也是心

愛的情人，誰也不准反對！」一種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心態，大出陳璧君的意料之外。陳璧君正想故態復萌的與汪吵鬧，施且却和顏悅色的請她借一步說話。向陳璧君表示：

「你是他的夫人，無人可爭；我不能，也不願我們之間，有任何爭執。」

「他愛我，是因為我長得像方君瑛；把我當她來愛，當然是種心理變態。我是已離婚的人，我覺得讓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應付當前他所處的艱難環境，所以才對他遷就，成為他心目中的情人。這對你們夫妻之愛，並沒有妨礙。」

「他對我說，他的生命，只有五年，醫生的話，報紙也發表過了。為肉慾談不到，為財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愛惜他，仰慕他。我這樣做，對我並無利益可圖，但對你却有好處，起碼我能够以和他相處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覺生氣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臉吵鬧，結果對你却未必有利……」

施且這番話，使陳璧君想起當年方君瑛的事；同時，再想到汪精衛的身體和處境，也實在不能再在感情上受到不順遂的打擊了。於是，她心情軟化，變得沉吟起來。

施且看她態度有了變化，緊接着說：「我只是一個僕人，禍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間；只要你決定要我走，我馬上離開此地，離開他！」

陳璧君思前想後，越覺得施且的話有道理，也就不再吵鬧；而默認施且在汪的「官邸」的身份和作為。而施且對汪精衛也正常的保持嚴肅的

工作態度，最多注意他的生活起居而已。並沒有卿卿我我，令人側目的輕佻辭色。所以大家也就平安無事了。

不久，曾醒和方君碧也來了，他們和施且是舊識，都很高興，方君碧還拿來一幅當年在武漢特地為汪精衛畫的一幅「滿城風雨近重陽」圖（此圖當年曾遺失，後來又在南京書肆中找到），送給汪精衛。

汪看到此失而復得的圖，想到目前的拂逆處境，不禁油然而感慨，就填了兩首「虞美人」詞句：

「迴園風雨城如斗，悽愴江潭柳。昔時曾見此依依，爭道如今憔悴不成絲。等閒歷了滄桑劫，楓葉明如血，却憐畫筆太纏綿，裝點山容水色似當年。」

「秋來凋盡青山色，我亦添頭白，獨行踽踽已堪悲，況且天荆地棘欲何歸。閉門不作登高計，也挽茱萸涕，誰云壯士不生還，看取疏聲推影滿人間。」

不久，陳璧君為她的弟弟陳耀祖爭取到汪偽政權的廣東省長，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去到廣州，做了陳耀祖的太上皇，作威作福。

於是，施且在汪精衛的身邊，成為情人、秘書、管家；汪精衛的生活，更有賴她的照顧和調適了。

曲終人散長齋念佛

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觸

發了太平洋戰爭。汪精衛知大勢不妙，對施且長吁短嘆。卅二年一月，日本再逼汪精衛為政權以「中國」名義，對美、英宣戰。雖說他以為此事與他「和平、建國」的宗旨不合，就「中國」而言，也無向英、美宣戰的必要與條件；但在日人的卵翼之下，又不敢不依從。

從此以後，汪精衛的心理與生理都起了很大變化。面容日見憔悴，心情惡劣，到了秋天，過去受傷子彈頭尚未取出的背部有麻痺陣痛現象，逐漸擴張到胸部和兩脅。施且日夜不停的照料他，也十分辛苦。

到了十二月，汪精衛的病況轉為惡劣，十九日，日軍將他送到野戰醫院，由著名的外科醫生後藤部隊長操刀動手術，將留在他體內已經八年的子彈頭取出。病情才經好轉。由廣州專程前來探病的陳璧君，以為可以放心了，又趕回廣州。

民國卅三年一月，病情又有了劇變，不但發高燒，而且舊創痛得幾乎不能行動了，施且不但要照顧他的病和生活，還要陪伴他批閱公事，一面急請醫生診斷，判明係壓迫性脊髓炎，非到日本醫治不可。

汪精衛知道生命快到了盡頭，赴日醫治，只是盡人事而已；所以有點捨不得離開故國，捨不得施且（因為去日本有陳璧君，施且是不可能同去的）。施且却極力勸他應當儘快赴日就醫，並且以佛法來寬慰他：「我會每天為你閉門誦經，祈禱佛祖，你一定能康復生還。」

他聽了相當感慨，向施且表示：「且，世間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減少

我的痛苦，但你可以解除我的人生痛苦，却不能減少我政治上的痛苦。」

她聽他如此訴說衷腸，也有點黯然，只好對汪作無可奈何的安慰說：

「事到如今，只要自己覺得對國家人民多少有點好處，所謂生死榮辱，就不必計較了，身後是非誰管得？你應當看開些，看遠些。」

汪對她作類似死別的交流：

「如果我能康復生還，當然和你重聚；否則，等我棺木運回，你可即刻離京，去隱姓埋名，明天，我將送你些財產，供你維生。」

汪精衛在陳璧君母子陪伴下，專機飛往日本醫治。施且穿着汪精衛生平最喜歡的紅色華服到機場送行。含着一行情淚，目送他永別故國河山而去，悽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衛給她的，也是當年方君瑛供奉過的銅佛，供奉在案上，每天點燃香燭，為汪跪拜祈福，願佛祖大發慈悲。汪精衛到日本，進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附屬醫院，院方召集有名的權威醫生多人，採用珍貴藥物，悉力以赴的為汪醫治。

可是寸步不離陪伴他的陳璧君，往往對醫生抱懷疑的態度多所盤問和干涉。陳璧君自己體胖怕熱，不聽醫生勸告，將窗戶打開，而使久病之軀不勝風寒的汪精衛，又受了風寒，常常咳嗽，睡眠不安，病情不見起色。

醫治了半年，病情毫無進展，而且日見惡化。探病的人，有主張汪立遺囑的；陳璧君以「汪先生不會死的」理由，一律拒絕。到了十一月九日，美機空襲名古屋，醫院匆促的將汪連人帶床

，用升降機降到地下防空室，因無暖氣設備，使他受到嚴冬寒氣的侵襲，等到空襲過去，回到原病房，病情已突變，陷入昏迷了，十一月十日上午，熱度升高四十度以上，汪精衛不斷的囁語，呼出方君瑛和施且的名字，延到下午四時廿分，才斷氣身死。當汪精衛的棺柩運回南京，專機下降明故宮機場時，施且身穿白色衣裳，隨着眾人迎接，返回大家為他佈置的靈堂。當她看到陳璧君的滿面怒容，不敢與家屬一起致祭，只有低頭流淚，等到眾人祭完了，她才悄悄的在靈前上香致祭，傷痛欲絕！

十四日中午大殮，施且也隨衆瞻仰遺容，當她見到汪精衛的遺體，不禁萬感交集的掩面痛哭，可是，她在汪家妾身未明，當着大眾，又怕陳璧君多心，只好忙着縮到人叢之中，強抑悲痛。會醒了解其中情由，怕她想不開，發生問題。於是切身的陪伴她。歸去時也和她同車，她無可奈何的向會醒說出她對汪精衛的歉疚：

「三姑，我不是汪家的人，也不是黨委和官員，不得璧君夫人的許可，我是不便在靈前守夜的，先生地下有知，該會原諒我吧！」

會醒很了解她的心情，也同情她的處境；汪精衛既然去世，陳璧君是萬難再對她容忍的。只好安慰她：「只要有這番虔心就夠了。」但，施且回到汪的「官邸」後，還是病倒了。

廿三日，汪精衛安葬的那一天，施且帶病跟隨會醒前往送殯。到了墓地，會醒特地拉她一起站在家屬行列之後，隨家屬行灑土的儀式。下午四時，施且再單獨前往梅花山汪精衛的

墓地，獻花致祭，撫着墓土，放聲大哭，遲遲不忍離去。還是汽車司機因為天快晚了，一再催促，她才一步一回頭的含悲含恨而去。

回到汪的「官邸」，施且向陳璧君做了交待，把她經管的事件和賬冊鑰匙，奉交清楚。然後，向陳璧君辭行；陳璧君問她欲往何處？她說先到南海普陀山。

陳璧君也不留她，中午餞別後，她臨行前向陳璧君表示希望得到一些汪精衛的遺物如西裝、帽子之類的，做個紀念，陳璧君當予同意。

施且向陳璧君道謝，當會醒送她到門外，和她握別時；她淒楚含淚的說出一句動人肺腑的傷心話：

「三姑，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君瑛的化身；現在我這個化身，也不得不離開你了，從今以後，世事艱難，你多保重。」

會醒掉着眼淚，目送她的背影，看她登車而去，回到臥房，想起方君瑛，真是別時容易見時難，不由伏枕痛哭！

施且再到梅花山汪的墓地，用手帕包了一塊黃土，向墓一鞠躬，說聲：「先生，永別了」，然後揮淚下山。

當汪精衛赴日本醫治時，施且就為將來退路做了準備，命她貼身親信的女王玉華，帶着汪精衛給她的若干財物前往上海轉香港，投靠她的姑母，將九龍新界的菴堂，加以擴充新建成一處兩房一廳的後座。因此，她離開汪精衛的「官邸」，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進修佛法，與外間隔絕。施且和玉華將後座的廳堂加以佈置，中間掛

一張汪精衛的放大照片，案上陳設方君瑛給汪，又轉送給她的小銅佛，壁上掛上汪的親筆小立軸，龔定庵的詩句：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兩邊掛着汪的親筆對聯：

「至情矜海石，真理貫人天」

民國卅四年日本戰敗投降，陳璧君等以漢奸罪名被捕，施且雖置身世外，但想起南京一番遇合，尤其是汪精衛偽政權的悲慘落幕，也不勝愁

悶感嘆。

不久，施且又聽說在梅花山的汪精衛墳墓被大炸毀，想起起汪某生前「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的詩句，竟然一語成諷；想他生前對自己的情義，臨別的叮嚀；哀痛之餘，將汪精衛的衣物埋在墓後重城上，築成一座汪精衛的衣冠塚。並且親筆題簽：「汪精衛先生衣冠塚」，製成一塊小石碑，豎在塚前。

在汪精衛的心目中，施且只是方君瑛的化身

，愛屋及烏，對她付出全部感情，至死不渝，甚至臨終之前，仍然唸出方君瑛和她的名字；真可謂：「春蠶到死絲方盡」了。

而施且對汪，明知自己是方君瑛的影子，絕不可能和他結合；仍然毅然不惜和丈夫離婚，拆散家庭；對汪精衛付出全部感情。甚至在他死後，她仍然堅守不渝，不改初衷，放棄了後半輩子的第二春的幸福，為他唸佛守塚，真可謂情有獨鍾；也真不愧為汪精衛的紅顏知己了。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饜客名士、黑猿轉世虎肉開葷、仿石高手聳動藝林、純純的愛濃濃的情、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盛名之下謗亦隨之、龍遊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菴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錘百鍊、千秋盛名一代大師、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現已出版，定價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